

龙是什么?《说文》上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小时候不知道这样的话,但想象里的龙正是这样的。神秘,强大,兴云布雨,幻变无穷,神龙见首不见尾,从来没见过龙,却似乎龙是无处不在的。

要寻觅龙的踪迹,得从树开始。在云南,如果你在村寨里远远看到一棵很大的树,走过去细看,往往会在树根发现一个小小的神龛,神龛前插了一些烧秃了的香,还散着一些烧化了的纸钱,如果是节日后,自然还能看到一些红红的鞭炮碎屑。

在汉村的背后山上,就有这样一棵大树。是一棵松树,立在小山的半坡,远远望去,如一朵茂盛的云。记得即将读研究生时,第一次跟王安忆老师见面,她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生活的村子。那时极其紧张,脑袋空空,脱口而出,说我们村一半在坝子里,一半在一座小山的半坡上,这山上只有一棵树……事实上,这山上怎么可能只有一棵树呢?但当时在几千里外的上海想起,真就觉得,背后山上只有这一棵树。这棵树超拔于小山上的其他一切树,为此小山上也就不只有了这一棵树。

每次站在这棵修了小小神龛的大松下,仰头往上望去,枝干遒劲,曲折,点点日光从浓密枝叶间散落,浮萍似的,落在粗壮的主干上,清风徐来,光点浮动,披了一身老鳞的松树干便如扭动着身躯破水而出,腾云飞升的巨龙。

大树和龙的关联,在很小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种子。那时常听奶奶说,龙上天,要就棵树。这棵树,得是方圆几里地里的树。于是乎,见到大树,便不由得想到龙,便不由得想象一条巨龙围着大树盘旋上升的景象。

如果说大树留下了龙的步履,那么,水井则是龙的居所了。汉村,以及附近的田坝心、山后、九龙等小村子,有好几口水井。小时候最常去的,是家边的龙塘、大水井等。这些水井虽然都不怎么深,但都有“龙眼”,常年汩汩冒水。老人们说,那龙眼里,就是龙宫了。那龙宫里,自然住着龙了。为此,水井哪怕很浅,看上去,龙眼的方向也显得幽深而神秘。

然而,这一番找寻下来,仍未见到龙的只鳞片爪。龙在哪儿呢?龙真是无处不在?可怎么无处可寻呢?

雷雨的日子,就听人说了,说是隔壁横沟的某某,上山时,在山林幽僻处,见到一条金黄大蛇,盘曲着,簸箕般大小,慢慢伸展开了,呀!大蛇头顶有角了,这不是蛇,是龙哎!这人吓了一大跳,屁滚尿流跑回家,汗流浹背,大病一场,数月才愈。听到这故事时,我大概在上小学五年级,心想,这不就是叶公好龙的现代版么?

倒是真想见一见龙,相信自己见到了绝对不会落荒而逃。相反,我要定地点站着,定定地瞪着它的眼睛——想象里,它的眼睛里凝聚着一束冰冻的火,因了对视的热力,缓缓散开,继而腾起熊熊烈焰……但是啊,龙,岂是说见就能见到的?

只能退一步,去见一见的影子。龙的影子,自然也是龙——那从小村小寨、田间地头蜿蜒而来的龙,由人充当脚爪,忽而高昂,忽而低伏,忽而翘起,忽而腾起。这些“脚爪”,都是一些黧面红心的人,他们粗糙的手执着手臂粗的木棍,一根根木棍支撑起龙的身躯,那撑起龙首的更不得了,须得三五人一起用力,就算是拽龙尾的,也非常不易,须是身强力强的人。他,他们,这些用平凡之躯撑起整条龙的人们,在这一刻,随着龙的舞动,有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这世间有些东西注定是很难说清楚的,这便是其中之一——简单地讲吧,他们有了比平常更大的力量,他们不再觉得疲惫,他们不由自主地贯注了全部的精神,面上永远浮现着一种喝醉了似的笑意——他,他们,一群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在这一瞬间,获得了超越自我的神性,和他们,成了龙的一部分。

龙在前进,在舞动。这是春天了,冬天已然过去。“春分而登天”,虽然龙因为这一群凡人的拖拽,终究只能匍匐在大地上,但大地上热气蒸腾,万物涌动,龙因为这一群凡人的拖拽,获得了原本不具有的人间的热力。

一群凡人,一条神龙,在这一刻,于大地之上达到了和谐之境。

这样的场景,已经出现了无数次,今

后必然还会出现无数次。

人就是神,神也是人。在边上目瞪口呆看着的,是一个初生的人类之子。那时候,我几岁?记不得了。也许只有三四岁?四五岁?只记得,那时候看到一条龙舞动,真觉得是一条龙在舞动——这话说得像废话,但只有这样的废话才能表明当时我的内心世界。那时候,一个年幼的人类,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龙。我和我们,全部的人类,只是人间无数存在之一。在我们身边,还有神,还有仙,还有妖,还有怪,自然啰,还有龙。它们无时无刻不以洞察幽微的目光,盯着我们——

所以吧,在这样的心境里,当年幼的我在过年的时候,或者庙会上,看到一条龙从远方缓缓舞过来了,该是怎样的反应?心跳,呼喊着鼓声锣声——咚——咚——咚——咚——咚——咚——

龙,越过了油菜花的金黄,小麦的青涩,桃花的粉红,越来越近了,那想象之中的虚幻之物——不,是那从未见过的实有之神,无比真切地朝我走来了!

如今,我已年近四十。这个年纪,还相信这世界上有龙吗?在网上看过不少有关龙的文字,某地坠龙事件啊,某地收藏了龙的骨骼啊,某地的许多人目击龙游啊……哎,我多么愿意相信这世界上有龙啊,而且,我也希望这世界上有龙。但这类文字看得越多,我越确信,这世界上没有龙了,同样的,也没有了神,没有了仙,没有了妖,没有了怪——哎,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就像一片荒漠——现代的科学告诉我,人类所生活的地球放置在广袤无垠的宇宙里,真如荒漠里的一粒沙子。那生在这粒沙子并最终将死在这粒沙子上的我,算什么呢?什么都不算。

生,如此微不足道。死,亦如此微不足道。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猛士,也敢于直面自己的微不足道。四十岁的我,想要做这样的猛士。所以啊,当我不再相信龙的存在了,见到龙时,仍然非常想要参与其中——想要跟很多黧面红心的人,一起撑起这一想象里的神——

那日早上,我骑了那辆行过了三千六百公里的山地车,带着小朋友到汉村寺去。汉村寺前,有两口水井,一处有百十来平米,供村人洗衣洗菜,一处只有三四平米,供村人饮用。小时候,这儿的田地仿若沼泽,到处是水,如今这些水已经被水泥和石头规训得很听话了。小时候,三四平米的水井,是附近很多村民的饮用水来源,我也曾和同学到这儿挑水到小学里去供全校师生饮用。如今呢?有了自



杨剑锋摄

云边路

# 与龙

甫跃辉



张学斌摄

来水,怕是很少有人饮用这儿的水了吧。不过,井里的水依旧清可见底。浮着青苔,轻轻用手荡开,惊动了一条青色的小鱼,倏地遁入出水口里——小时候听奶奶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汉村原本很干旱的,可以说是“旱村”。有一天忽然来了水,大家饮酒作乐,庆祝一番,有位陌生老者参加进来,并说这水是他从某某地引来的。他说的那地方,离着几十上百公里呢,谁都不信。后来他说,他会往出水口放一个葫芦瓢。出乎众人意料,过了几天,井里真浮出一只葫芦瓢——不对,故事好像不是这样的,好像说,最后发现这老者正是龙王本人。但具体是怎样的情节?完全记不得了。

蹲在井边,捧了一口喝水。也给小朋友捧了一口喝。不同于矿泉水的滋味,这里面有土地的讯息。到边上的汉村寺去。门虚掩着。院子空旷。喇叭里播着佛教音乐。大殿屋顶后露出几棵柏树的树梢。看不见风,只看见圆锥形的树梢轻轻摆动。

有村里的两位老人在北面厢房里聊天。过去打招呼,他们一时没想起我是谁。说了爷爷、父亲的名字,他们才恍然大悟哦了一声。问,按村里的辈分,我得喊他们什么?说得得喊大公。

聊了一会儿,他们正商量大年初一到县城“耍龙”的事。疫情几年,很多事搁置了,包括耍龙。今年重新办,盛大自不待言。直到这时,才知道,原来汉村有自己的龙。是一条青龙,就在汉村寺内南边财神殿里放着。龙有三十六节,长约一百五十米,撑起龙身,得三十六个人,想要舞动龙头,还得四人。此外,还得有敲鼓的、敲锣的,以及从旁策应的,加起来得六十人。

小朋友往财神殿去,想要看一看龙。其中一位大公跟过去,给开了门。小朋友站在门口,看着,好一会儿,不进去,也不离开。跟过去看,幽暗屋子里,巨大的龙头静静立在沉默的白墙边,长须森然,目光炯炯,从深渊般的虚空里看向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乎每天都把肠胃浸泡在酒精里。有天晚上在忆战酒吧,和学斌、剑锋等喝了不少。说起在汉村寺见到龙的事,说想要去耍龙。第二天,阿娇打来电话,说你要去耍龙,是真的吗?脑子缓缓转动,想起昨晚确实说过这话,说当然是真的。挂了电话,忙别的事去了。过了两天,阿娇又打来电话,问有没有去报名。心想着,村里没那么多人吧?又忙别的去了。直到年三十早上,阿娇再次打来电话,问去报名没。这才匆匆骑了单车去村头找大公。大公的儿子开的门,说大公去村里商量事情了,忙骑了车去到村委会,等了一会

儿,见到大公,说了想去耍龙的事。村里几位负责这事的老辈都说,人满了啊,你要早点儿说嘛。有人说,等二月十八东山寺耍龙时你再回去。最后还是大公说,没事,你明天可以一起坐公交车去县里的,只是没统一的服装穿了。

初一早,到横沟小学边等着。好多人在那儿,还遇到许久未见的小学同学。大家聊天时,太阳升高了,坝子四周的山都氤氲在薄雾里。

远远望见,青龙从汉村寺出来了。青龙放到了小卡车上。而我们几十个人,分别上了四辆特别调拨过来的公交车。没座位了,坐了个台阶。车慢慢开出去。第一次在县里坐公交车,车外的一切仿佛都变了样。不多时,到了县城老电影院广场。

人真多啊。站在人堆边上看,各村各寨的龙在广场上游走。这儿,正是我小时候最早看到龙的地方。老电影院还是那样子,只是旧时光一去不返了。

有人从后面拍了肩膀一把,是熟悉的陈刚,约着去边上的家里吃饭。说要喝一杯,这时,听到鼓声震天,知道龙要出发了,匆匆喝完一钢化杯白酒,跑回了广场——

日光猛烈,一条条龙,在咚咚鼓声里,往广场外转了。找到了汉村的青龙。来到龙头处,一路跟着走。不多时,有位年轻人近前来,说有位村里的前辈说了,让我抬一下龙头。够突然的。在稍停的一刻,大家把撑起龙头的木棒交到我手里。小手臂粗短,握住了,冷,硬。忽地,边上都撒了手,一时不防,龙头往一侧倒去。哎呀!大家发一声喊,忙忙扶住。

看人挑担不吃力,看别人耍龙也一样。后来才知,这青龙头里有钢筋,沉重不说,重心还偏高。就算用力撑起来了,还得让龙头活起来,得远眺,得沉思,得环顾,得回首……龙头活了,整条龙才算活了。整条龙活了,我们这些耍龙的人,在这一时刻才活了。

日光猛烈。从来没这样活在围观人群的目光之中。人人都在看龙,没人看这里面的一个人。同样的,没人看我。我也几乎不看见边的人,只专注于头顶的青龙。

龙是什么?是用尽力气地撑着,是紧跟众人地奔跑。当我随着青龙,或者青龙随着我,来到三馆广场,就像从年幼时的岁月来到了当下的生命。家人发来信息,说他们没看到我。当然,最后发现是因为他们看错了龙。但看对了龙,就能看到我吗?在奋力举起龙头、在与龙共舞的那一刻,我愿意自己不被看见。

在已然不相信龙的存在年纪,我仍然愿意成为龙的一部分。

2024年2月23日 2:17:26

除夕之夜,看了一部20年前拍摄的大片《金刚》,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听着舒曼的《春天交响曲》的序曲,在梦中走进了甲辰年。

清晨,朝霞灿烂,风和日丽,沿着车稀人少的马路,我向羊山湖疾走。

路边,四季常青的植被,让你在前几天那场冰雪消融中,听到了春天的脚步,丝毫没有感觉到冬天的寒意,虽然今年立春很早,竟然抢在了春节前,人们却也没有体会到冬春分明的界限。

远远望去,九乡河路边万株樱花树上开始疑似有了骨朵,参差的春梅含苞欲放,似乎意识到早春初月的金陵胜景来到了,中山陵足下的梅花山,肯定又是到了游人如织的时节。

穿过宽阔的仙林大道,头顶上交汇的地铁和绕城公路,发出了隆隆的喧嚣声,让你在工业文明的烦躁中不能自己,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向西200多米开外,十里长河的九乡河大桥两边,各矗立着三座象征着农耕文明的荷兰大风车的雕塑,带着深刻的眷恋,成为两种文明的桥接风景,亦成为即将抵达南京大学的地标性建筑物,难怪有人戏称南大为“九乡河文理学院”。

我向桥下望去,想去寻觅越冬的那只白鹤有无归来,每年三季,它都会像哨兵一样,守卫在流动的河水中。由南向北的河流中,春水已经泛起了流动的涟漪,遗憾的是,那里并没有看见白鹤的身影。

忽然,一群二十几只在河里游弋的白颈黑鸭,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它们对空中喧嚣的机器轰鸣声毫不在意,那悠闲的泳姿,让我的心情平复了,它们正在划动着鸭先知的一汪春水。我想,它们大概是野生动物中最先与人类和睦共处的动物,虽然是野生的,但它们已习惯了工业文明带来的困扰,生存的自然法则让这些弱小的动物,在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没有躺平,而是无奈地活着。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走进羊山湖,终于看到了几只从湖面上掠过的白鹤,当你走近它的时候,本是伫立在湖草中的它们,便离你远飞而去,这些喜欢独行的白鹤,难道是在瓦尔登湖独居的梭罗的同类吗,他(它)们都是在思考人类和鸟类在大自然中如何生存的哲学问题吗?

环绕湖边的杨柳开始报春了,嫩黄的枝条上绽出的骨朵,虽然不是花的信息,但那是诞生柳叶的子宫。此时便想起了著名散文家丰子恺说的,“东洋人之乐,乃在‘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新春……但默察花柳的萌动,静观天地的回春,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

春天真的要来了,但我却愉快不起来。因为我仍然忘不了昨夜的星辰——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在文明冲突之间,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昨晚看的那部老电影《金刚》,让我陷入了无法自拔的人类二律背反的沉思中。无疑,这是一部以1933年为背景,带有科幻色彩的关于骷髅岛故事的影片,但主角是由人与虚构的巨型动物大猩猩组成的,当然,还有原始生态环境中凶恶的土著人群作为配角。影片的编导用爱情作为这部影片的主食材,上演了人与兽之间悲剧的大搏战。因为我不喜欢看科幻片,所以,二三十年前,当我参与“人类中心主义”和“动物中心主义”争论时错过了这一个最好的例证,在癸卯岁末钟声响起的时候,我通过这部影片进一步对人与动物的关系,做出新的判断。

这部被人称为浪漫主义恐怖动作科幻的影片,恐怖的观点并不是那个巨猩抢亲的故事情节,以及那些原始部落血腥屠杀异类的场面,而是将巨猩野蛮抢亲过程中的屠戮和玩弄于股掌中的爱情占有的恐怖,幻化成了最勇敢、最真挚的浪漫爱情故事。这是文明历史进程中的进步呢,还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除夕夜看完这部电影,感慨万端,我深深地思索,为什么这个打着动物中心主义旗号的兽性至上的影片,明明喂给观众的是海洛因,却会感动许多观众,甚至,女主人“安”对巨猩的倾侧和爱慕,催落了许许多多观众的眼泪呢?虽然貌美如花的主角安,是在不断受虐的过程中获得了病态的“爱情”,但是,受虐之后,痛并快乐着的刺激,深深地感染了观众,这种隐藏着病态主题表达,让我在春天序曲的变调中激愤了。

显然,那个女主安与巨猩之间产生的爱情是荒诞的,但影片想告诉我们的主调是:人类是荒唐而无法拯救的,也是无可救药的,所以,毁灭人类,包括毁灭人类经过几千年建立起来的爱情观,是理所当然的真谛。只有满足兽欲,让女主成为献身的牺牲品和祭奠者,方才能让世界得以安宁。这个主角安莫名其妙地与金刚兽达成的精神交媾,才使她和它共同完成了对人类灵魂与爱情的拯救,他们是人类的救世主吗?当那个巨猩金刚最后在与人类的大搏战中英勇牺牲时,它成了来到这个人类世界的英雄,它是走向十字架的耶稣吗?

以此来否定人类文明,也许是动物保护主义的法则,但他们要将人类引向何处?毫无疑问,这个人类世界充满着兽性,人类是有许多可怕的人性弱点,但我不相信,原始的兽性就可以拯救人类和世界!我更不相信人不如兽的宣教,历史车轮的倒转,文明历史的倒退,才是人类毁灭自己的死路!人类只有在反思文明历史进程中,不断克服人性的弱点,才能获得世界观的进步,一切倒退都是毁灭自己的行为。

那个刀枪不入的巨猩是真正坚忍不拔的英雄吗?回归原始的丛林法则,人兽之爱才是最伟大的爱情吗?金刚巨猩悲剧性的牺牲,在向人类昭示着什么?那个饰演导演的配角,站在用以在工业文明舞台上赚钱的巨猩尸体面前,发出的那一句“是美女杀了野兽”的台词,揭示了什么样的主题?兽性会让我们全体观众都戴上人格的面具吗?

在新的钟声就要敲响的时刻,我在癸卯年里写下了上面最后一段文字。我怕失眠,服了安眠药,选听了门德尔松指挥的舒曼作曲的降B大调《第一号交响曲春天》,因为那是属于人类文明进步中作曲家舒曼与恋人克拉拉浪漫真挚爱情的历史见证。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一次站在九乡河大桥上,看到野鸭仍在河中游弋,眼前一亮,那只守卫在湍急河口边的白鹤终于又飞回来了,我俯视了许久,心想,我与它相遇了几年,是它等我,还是我在等它呢?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只要不伤害对方,那才是世界的安宁。

走近樱桃园,上前观察,樱花的花苞已经饱满了,梅花已向有了稀疏绽放的花朵了。

2024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草于桂山下

丁帆

# 春天序曲即景的思索足迹

## 编辑手记

# 瞎耍的人儿最开心

年初二晚上,在新加坡看凤凰卫视,一则《内地游园迎春舞龙舞狮过大年》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听到了非常亲切的四个字:云南保山……

重播的时候赶紧摄屏发朋友圈:“千里万里,看到老朋友一样‘干杯’”。

董金官偷笑:“我在角落里安保”“农历二月初八、二月十一还有两场”。

甫跃辉更得意:“我就在现场哎,还去扛了一会儿龙头”。

还能说啥呢,当然就“我看到你啦[得意]”。能认识董金官,也是因为甫跃辉——去年清明,他回乡给奶奶上坟,顺便就做了我高黎贡之行的向导。小董爱四处骑行,发的短视频特别柔情,我分享

在“相亲相爱一家人”里,家母和舍妹都非常喜欢。所谓高黎贡之行,其实我就爬了一点山边,然后在累成狗的时候毅然决定下山,全然不顾他们的惊诧:“这还没到顶呢!”我心说:“真要到顶了,我自己爬不下来啦!”

“云边路”这个专栏,好多标题都是三个字,比如“年猪饭”,这是2019年过年的时候发的。因为去过了保山,跟着甫跃辉在他家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很努力地走了两圈,今年再读,感触好像更多了一点。至于这次舞龙,盲猜他还会用三个字,比如“扛龙头”,结果并没有。我正好在听“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就很自然地写下了上面这八个字。

2024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草于桂山下

